第一章：

头顶的阳光烈得扎眼，像是要给万物都涂上银漆，那棵榕树却倔强地顶着暴晒，高大的身躯遮天蔽日，势要将世界撕裂成黑白两片。

ta慢慢从榕树上落下，看到这颗榕树上的叶子在离开树枝的那一刻变成了白色的海棠花瓣，像阴天里在下的一场暴雪。

ta被一个小孩捡起，捏在指尖，一吹，又飞了起来。

而那孩子转头又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注意力，用藕胖的胳膊撑着软膝，弯着腰，兴致勃勃地看着在一朵小白菊上停驻的蜜蜂。

脚边一丛丛的薄荷们，翠地滴出水来。

ta看得有点恍惚。

蜜蜂采饱了蜜，准备飞走时，却被突然出现的一阵强风“呼”地扇得老远。好不容易才稳住了毛绒绒的胖体，跌跌撞撞地逃走了。

女童收回好奇的目光，小小的身躯被巨大的阴影覆盖，她仰头向始作俑者看去，奶声奶气地开口叫人：“呀呦。”

被称作“呀呦”的人是女童的外婆吧，ta下意识地想到。

外婆弯下腰，露出满脸慈祥的皱纹，嘴角两边向上扬起，“你来了。”

女童不解地偏头，看向树干后走出的长发年轻女人。那女人的手上拿着一根面目全非的花梗，居高临下地睨视着小孩。

女童挣扎着张了张嘴，犹豫地叫了一声：“妈妈。”

不像母女，却像仇人。

ta被草原上的旋风刮得越来越高，地上的三道人影也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...

赵小恬从床上惊醒，眼睛直直地瞪着天花板，黄褐色的水痕顺着裂缝蜿蜒生长，周围还有点点青色的绒绒霉斑。

几丝光线从窗帘缝里伸展着触角，跟着风一起摇头晃脑的。

床头闹钟的指针勤勤恳恳地走着，发出吃力的“哒、哒”声。

小恬摸了摸身边歪斜的布玩偶，才长出一口气，缓了下来。

真是奇怪的梦。她想。

她歪头拨了一下闹钟，让它面对着自己，发现才6点12分，便又阖眼小憩。

但一闭上眼，她就回忆起那个和自己母亲长得一样的女人，轻蔑地对自己笑。

赵小恬眼中的妈妈赵尧是个温润如玉，淡如清水的女人，永远波澜不惊，从容地应对任何事。

比如当年全城没有预警地突然拉响警报，自己在惊慌的人群中逃过踩踏事件，奔命似地从学校赶回家里，准备带妈妈和外婆前去老师提到的避难所时，才发现赵尧就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半个月的存粮；

再比如洪水已经冲破了小区，水平面离山腰的自己家只有3层楼的距离，吓得自己和外婆抱头鼠窜时，赵尧慢慢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巨型加厚淘宝爆款亲子野外度假皮划艇...的皮，并委婉地提出自己忘记买泵了，让自己把它吹大，才让一家三口在危急时刻逃过一劫；

又比如这个世界的制度体系已经支离破碎，赵尧还把救助别人当作自己的工作，每天朝十晚五地坐镇搜救中心，帮助除了自己之外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；

所以果然梦是相反的，那个笑得像个奸计得逞的女人，和自己高山仰止的妈妈没有任何关系。

意识世界的时间总是流逝地飞快。赵小恬再睁眼时已经快7点半了。

她伸了个拦腰下了床，看到墙上的报纸好像又有点皱了，边角的地方失去粘性翘了起来，露出里面发黑的墙体。

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玻璃罐头，夹了一块干硬的树脂，走到阳台上。

这边有个砖头垒起的小灶，专门用来给她加热实验物品。

她在小灶里用晒干的木片升起一把火，再把树脂扔到坩埚里，才去洗漱。

自上次惊心动魄，改写人类历史的大洪水已经过了3年了。

那次大洪水过后，80%左右的陆地从地球上消失，伴随陆地而去的还有几十亿人。

赵小恬小心翼翼地把坩埚里的树脂倒进用瓦块磨成的小碟子里，热气腾腾的树脂把以前存在肚子里的气泡一点点吐出来，赵小恬轻轻嗅了一下，假装那就是曾经世界的味道。

她另一只手上拿着的，是某一天她回家时，从她身边飘过的小木片。

赵尧告诉她那是三色杯的挖勺，被水泡的发胀。

她也很久没吃过棒冰了。

她用粘稠的树脂把报纸重新贴了回去，边上也慢慢拍平。

发硬的报纸不能贴太多次，不然会烂掉。她想。

这时，她听到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，转身看到赵尧倚在主卧的门框上静静地看着她。

“报纸快撑不住了...我下次活动课出去找找看有没有新的。”赵小恬轻轻按了按报纸上隆起的空泡，解释道。

赵尧依然没有说话。

赵小恬问：“你在看什么?”

赵尧低下头，密密的睫毛跟着颤动，再抬眼时，眼中的笑意没来得及遮掩，但也是温温柔柔的：“没什么，在看现在的你。”说完，她不等赵小恬有什么反应，就又回了房间，“早饭就粥和榨菜吧，蛋白干半块就够了。”

“哦。”赵小恬听从吩咐又开始忙碌起来。

现在的食物很难得到，尤其是肉类，需要物资队下潜到水底，去旧建筑里寻了再运上来。平常只有未成年家庭才会被分到蛋白干，